



唐元次山文集卷第九

元魯縣墓表

天寶十三年元子從兄前魯縣大夫德秀卒元子哭
之哀門人叔盈問曰夫子哭從兄也哀不亦過乎禮
歟對曰汝知禮之過而不知情之至叔盈退謂其徒
曰夫子之哭元大夫也兼師友之分亦過矣元子聞
之召叔盈謂曰吾誠哀過汝所云也元大夫弱無所
固壯無所專老無所存死無所餘此非人情人情所
耽溺喜愛似可惡者大夫無之如戒如懼如憎如惡
此其無情此非有心士君子知焉不知也吾今之哀

汝知之焉而不知也嗚呼元大夫生六十餘年而卒未嘗識婦人而視錦繡不頌之何以戒荒淫侈靡之徒也哉未嘗求足而言利苟辭而便色不頌之何以戒貪猥佞媚之徒也哉未嘗主十畝之地十尺之舍十歲之童不頌之何以戒占田千夫室宇千柱家童百指之徒也哉未嘗皂布帛而衣具五味而食不頌之何以戒綺紈梁肉之徒也哉於戲吾以元大夫德行遺來世清獨君子方直之士也歟

哀丘表

乾元庚子元子理兵于有泌之南泌南至德丁酉為

陷邑乾元己亥為境上殺傷勞苦言可極耶街郭亂骨如古屠肆於是收而藏之命曰哀丘或曰次山之命哀丘也哀生人將盡而亂骨不藏者乎哀壯勇已死而名跡不顯者乎對曰非也吾哀凡人不能絕貪爭毒亂之心守正和仁讓之分至今吾有哀丘之怨歟

左黃州表

乾元己亥贊善大夫左振出為黃州刺史下車黃人歌曰我欲逃鄉里我欲去墳墓左公今既來誰忍棄之去於戲天下兵興今七年矣河淮之北千里荒草

自關已東海濱之南屯兵百萬不勝征稅豈獨黃人能使其人忍不去者誰曰不可頌乎後一歲黃人又歌曰吾鄉有鬼巫惑人人不知天子正尊信左公能殺之於戲近年以來以陰陽變怪將鬼神之道罔上惑下得尊重於當時者日見斯人黃之巫女亦以妖妄得蒙恩澤朝廷不敢問州縣惟其意公忿而殺之則彼可誅戮豈獨巫文如左公者誰曰不可頌乎居三年遷侍御史判金州刺史將去黃黃人多去思故為黃人作表如左氏世系左公歷官及黃之門生故吏與女五事則南陽左公能悉記之

呂公表

上元二年置南都於荊州為江陵府使舊相東平呂公為江陵尹兼御史大夫分峽中湖南及武陵澧陽巴陵凡一十七州為荆南節度觀察使公理荆南三
年年五十一薨于官嗚呼使公年壽之不將也天其未厭兵革不愛蒼生歟公明不盡人之私惠不取人之愛威不致人之懼令不求人之犯正不刑人之僻直不指人之恥故名不異俗跡不矯時內含端明外與常規其大雅君子全於終始者耶公所以進退其身人不知其道公所以再在台衡人不知其德頌元

化者誰預頌乎於戲公將用於人而不見其用人將
得於公而公忘其所得乎結等迹參名業嘗在幕下
將紀盛德示於來世故刻金石留於此邦

惠公禪居表

沂樊水二百餘里有湧溪入溪八九里有蛇山之陽
是惠公禪居禪師以無情待人之有情以有為全已
之無欲各因其性分莫不與善知人困窮喻使耕織
因人灾患勸守仁信故閭里相化恥為弋釣日勤種
植不五六年沮澤有溝塍荒泉有阡陌桑果竹園如
伊洛間所以愛禪師者無全行無全道豈能及此鄉

人欲增儲塔廟託禪師以求福禪師亦隨人之意而
制造焉直門臨溪廣堂背山庭列雙臺脩廊夏寒松
竹蒼蒼周流清泉岑嶺複抱衆山回旋斯亦曠絕之
殊境矣吾以所疑咨於禪師禪師曰我恐人忘善以
事誘人及人將善固不以事為累吾以所惑咨於禪
師禪師曰公若以惑相問我亦惑於問焉公若無惑
我復何對於戲吾漫浪者也焉能盡禪師之意乎縣
大夫孟彥深王文淵識名顯當世必能盡禪師之意
故命之作贊贊曰
聖者忘跡達人化心惠公之妙無得而尋如山出雲

如水涵月惠公得之演用不竭無情之化可洽群黎
將引天下同於湧溪

夏侯岳州表

癸卯歲岳州刺史夏侯公歿于私家門人弟子愛思
不忘願旌遺德將顯來世會子詔許優閑家于樊上
故為公作表庚子中公鎮岳州予時為尚書郎在荆
南幕府嘗因廡問到公之州其時天下兵興已六七
十年矣人疲州小比太平時力役百倍公能清正寬
恕靜以理之故其人安和而服說為當時法則及公
歸州里公家與吾相鄰見公在州里與山野童孺

與當道辭色均若語是非得喪語天壽哀樂懸意澹
然吾是知道勝於內者物莫能撓德克於外者事不
能誘公之所至其獨有乎於戲公既壽而貴保家全
歸於今之世誰不榮羨於公之世嗣與公官則本縣
大夫李公狀著之矣

舜祠表

有唐乙巳歲使持節道州諸軍事守道州刺史元結
以虞舜葬於蒼梧之九疑之山在我封內是故申明
前詔立祠於州西之山南已而刻石為表於戲孔氏
作虞書明大舜德及生人之至則大舜於生人宜以

類乎天地生人奉大舜宜萬世而不歇考大舜南巡之年時已一百一十二歲矣自中國至蒼梧亦幾有萬里蒼梧山谷深險可懼帝竟入而不回至今山下之人不知帝居之宮帝葬之陵嗚呼在有虞氏之世人民可奪其君耶人民於大舜能忘而不思耶何為來而不歸何故死於空山吾實惑而作表來者遊於此邦登乎九疑誰能不感也歎

崔潭州表

乙巳歲潭州刺史崔灌去官州人衡州司功叅軍鄭淵為鄉人某等請余為崔公作表公前在澧州謚

之聲達于朝廷褒異之詔與人為程及領此州在今日能使孤老寡弱無悲憂單貧困窮安其鄉富豪強家無利害賈人就食之類各得其業職役供給不匱人而當於有司若非清廉而信正直而仁則不能至於觀察御史中丞孟公奏課又第一會國家以大戎為虞未即徵拜使蒼生正暘於歌而去其庶廕使蒼生正渴而飲其清源時艱道遠州人等不得詣闕冤訴且欲刻石立表以彰盛德於戲刺史有土官也千里之內品刑之屬不亦多乎豈可令凶豎暴類貪夫姦黨以貨權家而至此官如崔公有考豈獨真刺史

耳鄭淵之為豈苟媚其君而私於州里耶蓋懼清廉
正直之道溺於時俗君子遺愛之心不顯來世故采
其意而已矣

張處士表

永泰丙午中處士張秀卒於戲吾嘗驗古人將老死
巖谷遠跡時世者不必其心皆好山林若非介直方
正與時世不合必識高行獨與時世不合不然則剖
褊傲逸與時世不合彼若遭逢不容則身不足以為
禍將家族以隨之至於傷污毀辱何足說者故使之
矯然絕世逃其不容直為逸民竟為退士枕石飲水

終身而已當時之君欲以祿位招之有士之官歆以
厚禮處之彼驚惧抗絕而去時之見能如此所以尤
高尚焉嗚呼處士與時不合者耶而未能矯然絕世
遭以禮法相檢不見容悲夫

菊圃記

春陵俗不種菊前時自遠致之植於前庭墻下及丹
來也菊已無矣徘徊舊圃嗟歎久之誰不知菊也芳
華可賞在藥品是良藥為蔬菜是佳蔬縱須地趨走
猶宜徙植脩養而忍蹂踐至盡不愛惜乎於戲賢士
君子自植其身不可不慎擇所處一旦遭人不愛重

如此菊也悲傷柰何於是更為之圃重畦植之其地
近讌息之堂吏人不此奔走近登望之亭旌麾不此
行列縱參歌妓菊非可惡之草使有酒徒菊為助興
之物為之作記以託後人并錄藥經列於記後

廣宴亭記

樊水東盡其南乃樊山北鮮津吏欲於鮮上而為候
舍漫叟家于樊上不醉則閑乃相其地形驗之圖記
故實為宴遊之處縣大夫馬公登之歎曰謝公贈伏
武昌詩云樊山開廣宴非此地耶吾欲因而脩之命
曰廣宴亭何如漫叟頌之曰古人將修廢遺尤異之
事為君子之道於戲天下有廢遺尤異之事如此亭
者誰能脩而旌之天將馱悔往乎使公方壯而有是
心也當裁畜簡札待為之頌故作此廣宴記

殊亭記

癸卯中扶風馬向無理武昌以明信嚴斷惠正為理
故政不待時而成於戲若明而不信嚴而不斷惠而
不正雖欲理身終不自理况於人哉公能令人理使
身多暇招我畏暑且為涼亭亭臨大江復出山上佳
木相蔭常多清風巡回極望目不馭遠吾見公才殊
政殊跡殊為此亭又殊因命之曰殊亭斷石刻記立

于亭側庶幾來者無所惑焉

右溪記

道州城西百餘步有小溪南流數十步合營溪水抵兩岸悉皆怪石欹嵌盤屈不可名狀清流觸石洄懸激注休木異竹垂陰相蔭此溪若在山野則宜逸民退士之所遊處在入間可為都邑之勝境靜者之林亭而置州已來無人賞愛徘徊溪上為之悵然乃疏鑿蕪穢俾為亭宇植松與桂蕪之香草以裨形勝為溪在州右遂命之曰右溪刻銘石上彰示來者

刺史廳記

天下太平方千里之內生植齒類刺史乃春亡休怒之際天下兵興方千里之內能保黎庶能攘患難在刺史爾凡刺史若無文武才略若不清廉肅下若不明惠公直則一州生類皆受災害於戲自至此州見井邑丘墟生人幾盡試問其故不覺涕下前輩刺史或有貪猥懦弱不分是非但以衣服飲食為事數年之間蒼生蒙以私歆侵奪蕪之公家驅迫非姦惡強富殆無存者問之耆老前後刺史能恤養貧弱專守法令有徐公履道李公廩而已遍問諸公善或不及徐李惡有不堪說者故為此記與刺史作戒自置州

已來諸公改授遷紬年月則舊記存焉

茅閣記

乙巳平昌孟公鎮湖南將二歲矣以威惠理戎旅以簡易肅州縣刑政之下則無撓人故居方多閑時與賓客嘗歆因亭引望以紓遠懷偶愛古木數株重覆城上遂作茅閣蔭其清陰長風寥寥入我軒檻扇和爽氣滿於閣中世傳衡陽暑濕鬱烝休息於此何為不然今天下之人正苦大熱誰似茅閣蔭而麻之於戲賢人君子為蒼生之麻蔭不如是耶諸公歌詠以長之俾茅閣之什得系嗣於風雅者矣

九疑圖記

九疑山方二千餘里四州各近一隅世稱九峯相似望而疑之謂之九疑亦云舜登九峯疑禹而悲從臣有作九悲之歌因謂之九疑九峯殊極高大遠望皆可見也彼如嵩華之峻崎衡岱之方廣在九峯之下磊磊然如布基石者可以百數中峯之下水無魚鼈林無鳥獸如蟬蠅之類聽之亦無徃徃見大谷長川平田深淵杉松百圍榕栝並之青莎白沙洞穴丹崖寒泉飛流異竹雜華回映之處似藏人家實有九水出於中山四水流灌於南海五水北注合為洞庭若

度其高卑比洞庭南海之岸直上可二三百里不知海內之山如九疑者幾焉或曰若然者茲山何不列於五嶽對曰五帝之前封疆尚隘衡山作嶽已出荒服今九疑之南萬里臣妾國門東望不見涯際西行幾里未盡邊陲當合以九疑為南嶽以崑崙為西嶽衡陽之葦聽逸者占為山封君表作園囿身但苦當世議者拘限常情牽引古製不能有所改創也如何故圖九峯略載山谷傳於好事以旌異之如山中之往跡峯洞之名稱為人所傳說者並隨方題記庶幾觀者易之時永泰丙午中也

寒亭記

在江華縣

永泰丙午中巡屬縣至江華縣大夫瞿令問咨曰縣南水石相映望之可愛相傳不可登臨俾求之得洞穴而入棧險以通之始得構茅亭於石上及亭成也所以階檻憑空下臨長江軒楹雲端上齊絕巔若旦暮景氣煙靄異色蒼蒼石壙含映水木欲名斯亭狀類不得敢請名之表示來世於是于亭上為商之曰今大暑登之疑天時將寒炎烝之地而清涼可安不合命之曰寒亭歟乃為寒亭作記刻之亭詩

唐元次山文集卷第九

唐元次山文集卷第十

為董江夏自陳表

臣某言月日初使某官某乙至賜臣制書示臣云云
伏見詔旨感深驚懼臣豈草木不知天心頃者潼關
失守皇輿不安四方之人無所繫命及永王承制出
鎮荆南婦人童子忻奉王教意其然者人未離心臣
謂此時可奮臣節王初見臣謂臣可任遂授臣江夏
郡太守近日王以寇盜侵偏總兵東下旁牒郡縣皆
言巡撫今諸道節度以為王不奉詔兵臨郡縣疑王
之議聞於朝廷臣則王所授官有兵防禦鄰郡並邑

疑臣順王旬日之間致身無地臣本受王之命為王奉詔王所授臣之官為臣許國忠正之分臣實未虧蒼黃之中死幾無所不圖今日得達聖聽今臣年六十老母在堂縱未能奉義捐生則豈忍兩忘忠孝臣少以文學為諸生所多中年自願逸在山澤聖明無事甘為外臣無何以鄙僻之故反為人知遂汚官次以至今日臣又頃年貶謫罪未昭洗今所授官復班秩羅歸待罪是臣之分今陛下以王室艱難寄臣方面亦已忘身許國誓於皇天伏惟陛下念臣懇至謹因勅使某官奉表以聞臣某云云謹言

辭監察御史表

上元元年進

臣某言臣伏奉某月日勅除臣監察御史哀行依前充山南東道節度叅謀忽承天澤不勝慶喜負荷恩任伏增憂懼臣在至德元年舉家逃難生幾於死出自賊庭遠如海濱敢望冠冕陛下過聽臣有才諫可用謂臣以忠正可嘉枉以公詔徵臣不問當時之事言未可取榮寵已殊事未可行任在過次其時以康元狡逆陛下憂勞臣亦不辭疲駑奉宣聖旨招集士卒師旅未成又逢張璠姦凶再驚江漢臣恐陛下憂無制變遂曾表請用兵陛下嘉臣懇愚頻降恩詔

聖私殊甚特加超擢至今臣自布衣未踰數月官忝
風憲任無代際不勞兵革凶豎伏辜臣不可終以
無能苟安非望自茲臣逆命於今六年愧無才能苟
求祿位分符佩印不知慙羞戮辱及之死將不悔陸
下忍而從者其可勝言臣才弱識下非智無謀循涯
顧分實自知耻臣老母多病又無弟兄漂流殊鄉孤
弱相養伏願陛下矜臣愚鈍不合齒於朝列念臣老
母令臣得以奉養則聖朝無辱官之士山澤有純孝
之臣不任悃款之至謹遣某官奉表陳兩以聞臣
云謹言

為呂荆南謝病表

臣某言臣自去秋疾疹以至今日轉加羸弱庶事不
理某月日附某官口奏請替某月日又進狀陳情未
蒙允許伏增憂懼陛下應以臣久曾驅策未忍替臣
臣實憂陛下方隅切湏鎮守臣不能起止四十餘日
艱虞之際實慮變生今淮西敗散唐鄧危急在臣病
廢豈敢偷安伏望天恩即與臣替儻餘生尚在得至
闕庭犬馬之心死生願畢不勝懇款之至謹遣某官
奉表陳乞以聞云云

請節度使表 寶應元年進

臣某言臣白以愚弱無堪遠跡江湖全身之外無所
冀望陛下過聽微臣顧問今臣起家數月之內官忝
臺省爾來三歲無益効用愧耻之甚在臣無喻臣竊
以荆南是國家安危之地伏願陛下不輕易任人陛
下若獨任武臣則州縣不理若獨任文吏則戎事多
闕自兵興已來今八年矣使戰爭未息百姓勞弊多
因任使不當致使敗亡伏惟陛下審擇重臣即日鎮
撫全陛下上游之地救愚臣不逮之急謹遣某官奉
表以聞

乞免官歸養表

臣某言臣以為才不稱任位過其量不自知分禍辱
皆及臣才不如人量實褊僻踰越秩次忝辱衣冠人
亦有慙臣自知愧臣少以愚弱不願為吏書學自業
老於儒家今迹在軍中日預戎事此過臣才分近於
禍辱者矣臣常恐荒浪失於禮法自逸山澤預於生
類今穢污臺省紊亂時憲此過臣才分近於禍辱者
矣伏惟陛下察臣才分不令亂官則貪冒苟進之徒
自臣知耻陛下若官不失人則天下自理故曰天下
理亂繫之官人臣以為官人之難無敢易者陛下焉
可易於臣哉臣無兄弟老母久病所願免官奉養至

死願足上不敢污陛下朝列是臣之忠下不欲貽老
母憂懼是臣之孝願全忠孝於今日免禍辱於將來
伏惟陛下許臣免官許臣奉養在臣慶幸無以比喻
謹遣某官奉表陳請以聞云云

謝上表

廣德二年道州進

臣某言去年九月勅授道州刺史屬西戎侵軼至十
二月臣始於鄂州授勅牒即日赴任臣州先被西原
賊屠陷節度使已差官攝刺史兼又聞奏臣在道路
待恩命者三月臣以五月二十二日到州上訖耆老
見臣俯伏而泣官吏見臣以無采色城池井邑但生

荒草登高極望不見人煙嶺南數州與臣接近餘寇
蟻聚尚未歸降臣見招輯流亡率勸貧弱保守城邑
畝種山林冀望秋後少可全活臣愚以為今日刺史
若無武略以制暴亂若無文才以救疲弊若不清廉
以身率下若不變通以救時湏一州之人不叛則亂
將作矣豈止一州者乎臣料今日州縣堪征稅者無
幾已破敗者實多百姓戀墳墓者蓋少思流亡者乃
衆則刺史宜精選御擇以委任之固不可拘限官次
得之貨賄出之權門者也凡授刺史特望陛下一年
問其流亡歸復幾何田疇墾闢幾何二年問畜養比

初年幾倍可稅比初年幾倍三年計其功過必行賞
罰則人皆不敢冀望僥倖苟有所求臣實孱弱辱陛
下符節陛下必當御擇臣固宜廢歸山野供給并稅
臣不任懇款之至謹遣某官奉表陳謝以聞

再謝上表永泰二年進

臣某言某伏奉某月日勅再授臣道州刺史以某月
日到州上訖臣前日在官雖百姓不至流亡而歸復
者十無一二雖寇盜不犯邊鄙而不能兵救鄰州雖
賦歛僅能供給而有司不無罪狀雖人吏似從教令
而風俗未能移易臣又多病不無假故水旱災沴每

歲不免疾疫死傷臣州尤甚以臣自訟合抵刑憲聖
朝寬貸猶宜奪官陛下過聽重有授任伏恐守廉讓
者以臣為苟安祿位抱公直者以臣為內懷私僻有
材識者辱臣於臺隸之下用刑法者罪臣於程式之
中臣所以不敢即日辭免待陛下按驗虛實然後歸
罪有司今四方兵革未寧賦歛未息百姓流亡轉甚
官吏侵剋日多實不合使凶庸貪猥之徒九弱下愚
之類以貨賂權勢而為州縣長官伏望陛下特加察
問舉其功過必行賞罰以安蒼生誰不自和臣實不
敢所言狂直朝夕待罪不任懇款之至謹遣某官奉

表陳謝

廣德二年賀赦表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赦宣示百姓訖伏惟陛下以慈惠馭兆庶以謙讓化天下凡所赦宥皆允人望凡所敦勸皆合大經生識之類不勝大幸臣方領陛下州縣守陛下符節不得稱慶下位蹈舞闕庭不任歡戀之至

永泰元年賀赦表

臣某言某月日恩赦至州宣示百姓訖百姓貧弱者多勞苦日久忽蒙惠澤更相喜賀歡呼忭躍不自禁

止伏惟陛下增脩典禮弘正紀度勞謙慈惠與人更新此實興王之盛烈明主之至德戴履天地誰不慶幸臣方守州縣不得蹈舞闕庭無任歡忻之至

請省官狀

乾元三年

上來大

夫唐鄧等州縣官

右方城縣舊萬餘戶今二百戶已下其南陽向城等縣更破碎於方城每縣正員官及攝官共有六十人

以前件如前自經逆亂州縣殘破唐鄧兩州實為尤甚荒草千里是其疆畝萬室空虛是其井邑亂骨相枕是其百姓孤老寡弱是其遺人哀而恤之尚恐寬

怨肆其侵暴實恐流亡今賊寇馮凌鎮兵資其給養
今河路阻絕郵驛在其供承若不觸事救之無以勞
勉其苦為之計者在先省官其方城湖陽等縣正官
及攝官并戶口多少具狀如前每縣伏望量留令并
佐官一人餘並望勒停謹錄狀上

請給將士父母糧狀

上元元年
來大夫

當軍將二千人父隨子者四人母隨子者二十八
人

以前件如前將士父母等皆因喪亂不知所歸在於
軍中為日亦久夫孝而仁者可與言忠信而忠信者

可以全義勇豈有責其忠信使之義勇而不勸之孝
慈恤以仁惠今軍中有父母者皆共分衣食先其父
母寒飢日甚未嘗有辭其將士父母等伏望各量事
給其衣食則義有所存恩有所及俾人感勸實在於
此謹錄狀上

請收養孤弱狀

上元元年
來大夫

當軍孤弱小兒都十六人

張季秀等三十九人
無父母周國良等三

十七人有
父兄在軍

以前件狀如前小兒等無父母者鄉國淪陷親戚俱
亡誰家可歸傭丐未得有父兄者其父兄自經艱難

久從征戍多以忠義遭逢誅賊有遺孤弱子不忍棄
之力相恤養以至今日乞令諸將有孤兒投軍者許
收驅使有孤弱子弟者許令存養當軍小兒先取回
殘及回易雜利給養謹錄狀上

舉呂著作狀

寶應元年奏

故荆南節度觀察使江陵尹兼御史大夫呂誣姪
男季重

右見任祕書省著作郎

以前件狀呂某立身無私歷官清儉身沒之後家無
餘財長男幼小未了家事前件姪質性純厚識理通

敏仁孝之性不慙古人自其疾甚不視事向五六十
日軍府之事皆季重諮問事無大小處之無情以臣
所見季重不獨為賢子弟今時穀湧貴道路多虞漂
流異鄉無以自給伏望天恩與季重便近州一正員
官令其恤養孤幼謹錄奏聞伏聽勅旨

奏免科率狀

廣德二年奏勅依

當州准勅及租庸等使徵率錢物都計一十三萬
六千三百八十八貫八百文

一十三萬二千四百八十貫九百之出領南西原
賊未破州已前

二千九百七貫九百足賊退後徵率

以前件如前臣自到州見庸租等諸使文牒令徵前
件錢物送納臣當州被西原賊屠陷賊停留一月餘
日焚燒糧儲屋宅俘掠百姓男女驅殺牛馬老少一
州幾盡賊散後百姓歸復十不存一資產皆無人心
嗷嗷未有安者若依諸使期限臣恐坐見亂亡今來
未敢徵率伏待進止又嶺南諸州寇盜未盡臣州是
嶺北界守捉處多若臣州不安則湖南皆亂伏望天
恩自州未破已前百姓久負租稅及租庸等使所有
徵率和市雜物一切放免自州破已後除正租正庸

及雜格式合進奉徵納者請據見在戶徵送其餘
率並請放免容其見在百姓產業稍成逃亡歸復
可存活即請依常例處分伏願陛下以臣所奏下議
有司苟若臣所見愚僻不仁時政千亂紀度事涉虛
妄忝官尸祿欺上罔下是臣之罪合正典刑謹錄奏
聞

奏免科率等狀 永泰二年奏勅依

當州奏永泰元年配供上都錢物總一十三萬五
千六百三十三貫三十五文

四萬一千二十六貫四百八十九文請據見在

堪差科徵送

九萬一千六百六貫五百四十六文配率請放免

以前件如前臣當州前年陷賊一百餘日百姓被焚燒殺掠幾盡去年又賊逼州界防捍一百餘日賊攻永州陷邵州臣州獨全者為百姓捍賊今年賊過桂州又圍練六七十日丁壯在軍中老弱餽糧餉三年已來人實疲苦臣一州當嶺南三州之界守捉四十餘處嶺南諸州不與賊戰每年賊動臣州是境上之君臣州陷破則湖南為不守之地在於徵賦

優矜今使司配率錢物多於去年一倍已上州縣徵納送者多於去年二分已下申請矜減使司未許伏望陛下以臣所奏令有司類會諸經賊陷州據合差科戶臣當州每年除正租正庸外更合配率幾錢庶免使司隨時加減庶免百姓每歲不安其今年輕貨及年支米等臣請准狀處分謹錄奏聞

論舜廟狀 永泰二年奏勅依

右謹按地圖舜陵在九疑之山舜廟在太陽之溪舜陵古老以失太陽溪今不知處秦漢已來置廟山下年代寢遠祠宇不存每有詔書令州縣致祭奠醑荒

野恭命而已豈有盛德大業百王師表歿於荒裔陵廟皆無臣謹遵舊制於州西山上已立廟訖特乞天恩許蠲免近廟一兩家令歲時拂灑示為恒式豈獨表聖人至德及於萬代實欲彰陛下玄澤及於無窮謹錄奏聞

舉處士張季秀狀 永泰二年奏勅依

臣州僻在嶺隅其實邊裔土風貪於貨賄舊俗多習吏事獨季秀能介直自全退守廉讓文學為業不求人知寒餒切身彌更守分貴其所尚騷老山林臣切以兵興已來人皆趨競苟利分寸不愧其心則如季

秀者不可不加褒異臣特望天恩令州縣取其穩便與造草舍十數間給水田一兩頃免其當戶徭役令得保遂其志此實聖朝旌退讓之道亦為士庶識廉恥之方謹錄奏聞

唐元次山文集卷第十

唐元次山文集拾遺

縣令箴

古今所貴有土之官當其選授何嘗不難為其動靜
是人禍福為其噓喻作人寒燠煩則人怨猛則人懼
勿以賞罰因其喜怒太寬則慢豈能行令太簡則疎
難與為政既明且斷直馬無情清而且惠果然必行
或口關由上官事不自我辭讓而去有何不可誰欲
字人贈君此箴豈獨書紳可以銘心

五規

出規

元子門人叔將出遊三年及還元子問之曰爾去我
久矣何以異乎諾曰叔將始自山中至長安見權貴
之盛心憤然切悔比年於空山窮谷與夫子甘飢寒
愛水木而已不數月自王公大夫卿相近臣之門無
不至者及一年有向與歡宴過之可弔有始賀拜侯
已聞就誅豈不裂封疆土未識豈無印綬懷之未暖
其客得祿位者隨死得金王者皆孥參遊宴者或刑
或免叔將之身如犬逃者五六似鼠藏者八九當其
時環望天地如置在杯斗之中元子聞之嘆曰叔將
汝何思而為乎汝若思為社稷之臣則非正直不進

非忠謹不言雖手足斧鉞口能出聲猶極忌言與氣
借絕汝若思為祿位之臣猶當避赫赫之路晦顯顯
之機如下脫果為齒食而已汝忽然望權勢而往自
致身於刑禍之方得筋骨載肉而歸幸也大矣二三
子以叔將為戒乎

處規

州舒吾問元子曰吾聞子多矣意將何為對曰雲小
幸不求吾是林泉又不責吾非熙然能自全順時而
老可矣復安而哉舒吾曰元子其過誤乎其太矯也
吾厭世人飾言以由道藏智以全璞退身以顯行設

機以樹名吾子由之使我何信元子俛而謝之滕許
大夫友元子聞不應舒吾之說乃曰嗟嗟元子少辭
者耶何不曰使吾得所處但如山林不見吾是非吾
將娛音往也以子為飾言藏智退身設機何不曰如
此豈不多於盜權竊位蒙汗萬物富貴始及而刑禍
促之者乎元子謝不及季川問曰統凡之別稱終
不復二論孰有意乎於戲季川吾有言則自是言達
則人非吾安能使吾身之有是而令他人之有非至
於聞聞也哉

戲規

元子友倚于雲丘之顛戲牧兒曰爾為牧歌當不責
爾暴牧兒歌去乃暴他田田主鞭之啼而寃元子啼
不止召其父而止之元子友真卿聞之書過於元子
曰嗟嗟次山為戲小兒俾陷鞭焉而蒙寃之彼牧兒
望次山猶臺隸不敢干其主及為戲乃或與次山猶
仇讎斯豈慎德也歟吾聞君子不為戲無似非如何
惑一兒使不知所以蒙過此非為戲似非之非者耶
惡不必易此元子報真卿曰於戲吾獨立於空山之
上戲歌牧兒得過幾不可免彼行於世上有愛憎相
忌是非相反名利相奪禍福相從至於有蒙戮辱者

焉得不因為戲似非世兒惑之以及者乎真卿吾當以戲為規

心規

元子病遊世歸于商餘山中以酒自肆有醉歌里夫公聞之多音元子之酒請歌之歌曰元子樂矣俾和者曰何樂亦然何樂亦然我曰我雲我山我林我泉又曰元子樂矣俾和者曰何樂然尔何樂然尔我曰我鼻我目我口我耳歌已矣夫公曰自樂山林可也自樂耳目何哉人誰無此元子引酒當夫公曰勸君此杯酒緩飲之聽我說子行于世間目不隨人視耳

不隨人聽口不隨人語鼻不隨人氣其甚也則須封包裹塞不爾有滅身亡家之禍傷汗毀辱之患生焉雖王公大人亦不能自主口鼻耳目夫公何思之不孰耶

時規

乾元己亥漫叟待詔在長安時中行公掌制在中書中書有醇酒時得一醉醉中叟誕曰願窮天下鳥獸蟲魚以充殺者之心願窮天下醇酎美色以充欲者之心中行公聞之歎曰子何思不盡耶何不曰願得如九州之地者億萬分封君臣父子兄弟之爭國者

使人民免賦重殘酷者乎何不曰願得布帛錢貨珍寶之物溢於王者府藏滿將相權勢之家使人民免饑寒勞苦者乎叟聞公言退而記之授於學者用為時規

惡圓

元子家有乳母為圓轉之器以悅嬰兒嬰兒喜之母使為之聚孩孺助嬰兒之樂友人公楨者聞戲兒之器請見之及見之趨焚之責元子曰吾聞古之惡圓之士歌曰寧方為阜不圓為卿寧方為污辱不圓為顯榮其甚者則終身不仰視曰吾惡天圓或有喻之

以天大無窮人不能極遠視四垂因謂之圓天不圓也對曰天縱不圓為人稱之我亦惡焉次山柰何任造圓轉之器恣令悅媚嬰兒少喜之長必好之教兒學圓且陷不義躬自戲圓又失方正嗟嗟次山入門愛嬰兒之樂圓出門當愛小人之趨圓吾安知次山異口不言圓行圓動圓靜圓以終身乎吾豈次山之友也元子召季川謂曰吾目嬰兒戲圓公植尚辱我言絕忽乎吾與汝圓以應物圓以趨時非圓不預非圓不為公植其操矛戟刑我乎

惡曲

元子時與鄰里會曲全當時之權以順長老之意歸
泉上叔盈問曰向夫子曲全其權道然也苟為爾乎
元子曰叔盈視吾曲其心以徇財利曲其行以希名
位當過吾吾苟全一權於鄰里無惡然可也東邑有
全直之士聞元子對叔盈恐曰吾聞元次山約其門
人曰無惡我之小曲真懣鄙惡辭也吾輩全直三十
年未嘗曲氣以轉聲曲辭以達意曲步以便徃曲視
以回目猶患於古人古人有惡曲者不曲臂以取物
不曲膝以便坐見天下有曲於君曲於民曲於鬼神
者徃劫而死之今元次山苟曲言矣強全一權以為

不喪其直恩哉若能苟曲於鄰里強全一權豈不能
苟曲於鄉縣以全言行苟能曲於鄉縣豈不能苟曲
於邦國以彰名譽能苟曲於邦國豈不能苟曲於天
下以揚德義若言行名譽德義皆顯豈有鍾鼎不入
門權位不在已乎嗚呼曲為之小為大之漸曲為之
也有何不可姦邪凶惡其鬪暗乎元子聞之頌曰吾
以顏貌曲全一權全直君子之惡我如此猶有過於
此者何以自免

水樂說

元子於山中尤所耽愛者有水樂水樂是

南磻之懸

水淙淙然聞之多久於耳尤便不至南磴即懸庭前
之水取歌曲實缺之石高下承之水聲少似聽之亦
便

訂司樂氏

或有將元子水樂說於司樂氏樂官聞之謂元子曰
能和分五音韻辨水聲可傳之來請觀學元子辭之
使門人以南磴及庭前懸水指之樂氏醜惡慢罵曰
韻曠多矣烏有聽而云樂乎此言聞元子元子謝曰
次山病餘憊固自順於空山窮谷偶有懸水淙石於
耳醉甚或與酒徒戲言呼為水樂不防君子

聞而來實汚辱君子之車僕樂官去季川問曰尚統
謝樂官不亦過甚曰然吾為汝訂之汝豈不知彼為
司樂之官老矣八音教其心五聲傳其耳不得異聞
則以為錯亂紛惑甚不可聽况懸水淙石宮商不能
合律呂不能主變之不可會之無由此全聲也司樂
氏非全士安得不其謝之嗟乎司樂氏欲以金石之
順和絲竹之流妙宮商角羽豐然迭生以化全士之
耳猶以懸水淙石激淺注深清瀹澁溶不變司樂氏
之心嗚呼天下誰為全士能愛夫全聲也

浪翁觀化 并序

浪翁山野浪老也間元子亦浪然在山谷病中能
記水石草木蟲豸之化亦來說常所化凡四說

有無相化

浪翁曰陰陽之氣化為四時四時之行化為萬物萬
物形全是無化有萬物形盡是有化無此有無相化
之說

有化無

浪翁曰人或云我立於東西望萬里目極則無人我
兩忘終世相無此有化無之說

無化有

浪翁曰人或云我來於南北行萬里至無不有人我
兩求終世相有此無化有之說

化相化

浪翁曰吾觀化於無也何無不有吾觀化於有也何
有不無有無更化日以相化化言何極化言何窮
時化

元子聞浪翁說化化無窮極因論諭曰翁亦未知時
之化也多於此乎曰時焉何化我未之記元子曰於
戲時之化也道德為嗜慾化為險薄仁義為貪暴化
為凶亂禮樂為耽淫化為侈靡政教為煩急化為苛

酷翁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夫婦為溺惑所化化為
犬豕父子為昏慾所化化為禽獸兄弟為猜忌所化
化為讎敵宗戚為財利所化化為行路間友為世利
所化化為市兒翁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大臣為威
權所恣忠信化為姦謀庶官為禁忌所拘公正化為
邪佞公族為猜忌所限賢哲化為庸愚人民為征賦
所傷州里化為禍邱姦兇為恩幸所迫廝阜化為將
相翁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山澤化為井陌或曰蓋
於草木原野化為狴犴或曰彈於鳥獸江湖化為
鑊或曰暴於魚鼈祠廟化為官寢或曰焚於

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情性為風俗所化無不作粗
狡詐誑之心聲呼為風俗所化無不作諂媚僻淫之
辭顏容為風俗所化無不作姦邪感促之色翁能記
於此乎

世化

浪翁聞元子說時化嘆曰吾昔聞世化可說又異於
此昔世之化也天地化為斧鑕日月化為豺虎山澤
化為州里草木化為宗族風雨化為邱舍雪霜化為
衣裘呻吟化為常聲糞污化為梁肉一息化為千歲
鳥大化為君子元子惑之浪翁曰子不聞往昔世之

化也四海之內巷戰門闕斷骨腐肉萬里相藉天地
非斧鑕也耶人民暗夜盜起求食晝遊則死傷相及
日月非虎豺也耶人民相與寄身命於絕崖深谷之
底始能聲呼動息山澤非州里也耶人民奔走非深
林蒼叢不能藏蔽草木非宗族也耶人民去鄉國入
山海千里一息力盡暫休風雨非邸舍也耶人民相
持於死傷之中裸露而行霜雪非衣裘也耶人民勞
苦相寃瘡痍相痛老弱孤獨相苦死亡不能相救呻
吟非常聲也耶人民多飢餓疇穡病傷道路糞污非
梁肉也耶人民奔亡潛伏父子相涕前傷後死兔而

存者一息非千歲也耶僵王腐卿相枕路隅鳥獸
其骨肉烏大非君子也耶



唐元次山文集拾遺終

唐元次山文集拾遺終



